

对于公共场所中的监控摄像头,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它们是在保护我们的安全?对抗犯罪行为?还是侵犯个人隐私?对此,英国伦敦的监控现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有人专门做过研究,伦敦的摄像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平均每14个居民就有一个,每人每天平均被拍摄300次。伦敦有1615平方公里,里面部署50万个摄像监控头,每平方公里就有300多个。

在伦敦 监控“老大哥”正看着你



伦敦的摄像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300多个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小说与现实

小说家的名言成为现实

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还在世,不知他对摄像头监控下的伦敦会作何感想。他的公寓坐落在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区,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抵达最近的地铁站。他住在四楼,那里足以远眺整个卡能布利广场。

60多年前,在这栋公寓里,这位以嘲讽极权体制著称的作家构思了《一九八四》。他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1950年离世。

眼下,奥威尔位于伦敦的这所旧居,处在摄像头的严密监视之下。如果他仍住在这里,那么32台监控摄像机会将他的每个举动都记录下来。

如今,摄像机遍布伦敦的各个角落,这座超级城市已经成为监控之都。这些摄像机仔细查看每一个路人,无论你是返家,还是出门购物、上班,摄像机都注视着你,不离不弃。从繁忙的皮卡迪利广场走到特拉法加广场,你都在摄像机的监视之下。

这不得不让人们想起奥威尔在小说里的名言:“老大哥正看着你。”

监控不仅会看还会说话

他的小说似乎已成为现实。依仗技术的飞跃,“老大哥”不再满足于看着你,他还尝试开口说话。

在伦敦东部的公共场合,当你听到有声音提醒你把垃圾捡起来或者不要在墙上涂鸦时,你可能备感尴尬,但不必奇怪:那是视频监控中心的人向你发话。

这是一些新玩意——“会说话”的监视器,实际上是给监控摄像头装上扬声器,用这个高科技武器对付乱扔垃圾、乱涂乱画或其他不良行为。

监控人员坐在监控室里,只需旋转按钮就能观察到不同的监视画面,一旦发现不良行为发生,他们就通过扬声器发布警告和指令。不过,监控人员在发出警告时,必须使用“请、谢谢”等礼貌用语,不能使用过于强硬或指令性的词汇。

运行一年后,当局认为效果不错,因此在2008年推广到伦敦市区。

当局对视频监控的成效十分乐观,人们也认为自己更安全了,



英国的“会说话摄像头”实际上就是给监控摄像头装上扬声器

语音监控系统的存在,让居民注意到,政府在时刻关注和维持着社会治安。

让官员引以自得的是,由于摄像头的存在,犯罪率下降了,“说话”的监视器还令居民收敛乱扔垃圾这样的不良行为,街道也变得整洁干净。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听起来很荒谬,一些没有面容的机器冲着你发号施令,这太令人难过了。”一名居民说。

安全与隐私

可疑影像即时传警局

在伦敦市区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工作人员奈乔就负责监视100多个屏幕,紧盯在哪里有坏蛋出没。“你塞在车流中的时候,突然有人和你擦肩而过,冷不防走过来打破后挡风玻璃,这种意外很有可能会发生。这里很少发生劫车事件,但偶尔也会出现。通常,控制中心一个月会记录700次意外事件。”奈乔说。

奈乔所处的房子是伦敦众多视频监控中心的一个,这些监控中心连接着全市50万个街道摄像头,将它们凝结为一个体系。

奈乔盯着屏幕,发现了一位可疑人。他敲了几下按键,屏幕拉近:一位年轻男子抽着烟,在人群中徘徊,四处张望。“我要跟着他,看看他要干什么。”奈乔擅长辨读肢体语言,由这个家伙传达的信息,他判断:自己可能碰上了抓手。

在屏幕上,奈乔看到的是断续的影像,但当发现可疑目标时,他会切换成即时影像记录下来。记录的影片能直接传送到警察局。

对于警方来说,这是重要的眼线,可作为呈堂证物。如果警方派警员到现场处理,奈乔可按键引导他们找到目标。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切换不同的摄像机,奈乔就能从几个街区以外拉近焦距,追踪嫌犯的速度比警犬还快。

拍到前科犯立即识别

“他刚才穿越了鲁伯特广

场,应该随时会出现在鲁伯特街,完毕。”奈乔通知前方警员。“我们从不同角度跟踪嫌犯,警方也可以加入围捕行列。嫌犯听到警笛声可能会改变方向,但我们会即时告诉警员,这样警员就能轻易地拦截到他,他连自己怎么被抓的都不知道。”

虽有侵犯隐私之嫌,但奈乔是摄像头监控的积极支持者,他把摄像头视为电子守护天使,能保护人们的安全。

自从2001年他所在的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奈乔就看出了差异。“在伦敦还没有摄像头时,街头犯罪率很高,警方很努力,但他们能力可及的范围有限。”奈乔为他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上任之后,犯罪率减少了很多。可能有人反对,可能有人赞成,但对我而言,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我们的存在阻止了犯罪,我们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十多年来,监控技术得到了显著改善。奈乔的电脑能储存数千名前科犯的脸部特征。由于脸部特征辨识技术的进步,只要摄像机拍到熟面孔,电脑就会立即识别出来。

不过,即便有了敏锐的监视系统,奈乔的摄像机也要谨慎为上。伦敦安装的智慧型摄像机,镜头会直接拍到民宅的窗户。但民众可以要求拥有隐私区,让摄像机的镜头避开民宅。摄像机的微处理器大脑很聪明,会记得不能任意窥伺。一旦指向民众要求的隐私区,摄像机会记着确切的地,用数位科技避开这些区域,屏幕变成一片空白。



两名男子可能在交换什么东西。监控系统会发出预警,提醒操作人员注意



调查人员正在观看大量监控录像寻找可疑人员和线索

罪与罚 制造了英国社会的“怀疑氛围”

随着摄像头越来越多,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人理查德·托马斯发出警告,称英国正成为一个“监视社会”,过度使用监视和其他收集信息的手法,会给社会制造一种“怀疑氛围”。

英国大规模的视频监视行为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在人口密集的伦敦金融区引爆两枚炸弹,促使政府在该城市的8个人口处安装摄像机。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摄像头与政绩联系在一起。为了打击犯罪、提高工党支持率,布莱尔政府大举增设摄像头。

十多年来,作为一种威慑力存在的视频监控变得越发普遍,无处不在的监控被视为解决所有痼疾的万能办法。2005年7月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后,警方24小时内就公布了嫌疑犯的画面,摄像头更是成了反恐功臣。

但是,摄像头无处不在,人们

无地遁形,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你什么都藏不了,这种感觉并不美妙。许多人权人士对此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做法侵犯了隐私和权利。更有人担心,政府雇员渎职受贿或电脑黑客都可能盗用视频监控系统的个人数据。

1996年,摄像机拍摄到一个英国男子在购物中心割腕自杀的情景,监控人员发现后,这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康复出院后,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监控中心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割腕那幕的录像卖给了电视公司,然后被制作成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

这引发了一场诉讼。几年后,新的《数据保护法》生效,英国成立信息专员办公室,专事大众隐私和数据保护。信息专员有权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检查,确保这些系统没有用于非法目的。法律还规定,公共场所安装的摄像头必须有明确标志。比如,如果商店安装了摄像

头,店门口必须贴上“监控摄像头已开启”的标志。

虽然安全官员们津津乐道于安装视频监控和犯罪率降低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参与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怯场。今年8月,伦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多个城市的骚乱就是很好的例证。那些在街头“打砸抢烧”的年轻人,无视摄像头,大脚踢开店门,提着衣服、香水、电脑、电视机就走。更多的暴乱者则使用面具、头巾遮住面部,甚至用衣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令其面目难以辨认。

当然,监控录像为警方破案帮了大忙,当局依据视频截图逮捕了上千人。但对奈乔来说,为了破案,他必须花更多时间坐在死气沉沉的监控器前面。在伦敦骚乱期间,伦敦的摄像头共拍下了60万小时的监控录像,即便是24小时连续播放,一个人全部看完也需要4万多天。
曾向荣 南都周刊